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五十七回 冀州侯蘇護伐西岐

詩曰：蘇侯有意欲歸周，紂主江山似浪浮。紅日已隨山後卸，落花空逐水東流。人情久欲投明聖，世局翻為急浪舟。貴戚親臣皆已散，獨夫猶自臥紅樓。

話說天使離了朝歌，前往冀州，一路無詞，翌日來至冀州館驛安下。次日，報至蘇侯府內。蘇侯即至館驛接旨。焚香拜畢，展詔開讀，詔曰：

「朕聞征討之命，皆出於天子；閩外之寄，實出於元戎。建立功勳，威鎮海內，皆臣子分內事也。茲西岐姬發肆行不道，抗拒王師，情殊可恨。特敕爾冀州侯蘇護，總督六師，前往征伐；必擒獲渠魁，殄滅禍亂。俟旋師奏捷，朕不惜茅土以待有功。爾其勗哉！特詔。」

話說蘇侯開讀旨意畢，心中大喜；管待天使，齎送程費，打發天使起程。蘇侯暗謝天地曰：「今日吾方得洗一身之冤，以謝天下。」忙令後廳治酒，與子全忠、夫人楊氏共飲，曰：「我不幸生女姐己，進上朝歌。誰想這賤人盡違父母之訓，無端作孽，迷惑紂王，無所不為；使天下諸侯銜恨於我。今武王仁德播於天下，三分有二盡歸於西周。不意昏君反命吾征伐。吾得遂生平之願。我明日意欲將滿門良眷帶在行營，至西岐歸降周王，共享太平；然後會合諸侯，共伐無道，使我蘇護不得遺笑於諸侯，受議於後世，亦不失丈夫之所為耳。」夫人大喜：「將軍之言甚善；正是我母子之心。」且說次日殿上鼓響，眾將軍參見。蘇護曰：「天子敕下，命吾西征。眾將整備起行。」眾將得令，整點萬萬人馬，即日祭寶纛旗，收拾起兵；同先行官趙丙、孫子羽、陳光、五軍救應使鄭倫，即日離了冀州，軍威甚是雄偉。怎見得，有讚為證，讚曰：

殺氣征雲起，金鑼鼓又鳴。旛幢遮瑞日，劍戟鬼神驚。平空生霧彩，遍地長愁雲。閃翻銀葉甲，撥轉皂雕弓。人似離山虎，馬如出水龍。頭盔生燦爛，鎧甲砌龍鱗。離了冀州界，西土去安營。

蘇侯行兵，非止一日。有探馬報入中軍：「前是西岐城下。」蘇侯傳令：「安營結寨。」陞帳坐下。眾將參謁，立起帥旗。且說子牙在相府，收四萬諸侯本，請武王伐紂。忽報馬入府：「啟老爺：冀州侯蘇護來伐西岐。」子牙問黃飛虎曰：「久聞此人善能用兵，黃將軍必知其人，請言其概。」黃飛虎曰：「蘇護秉性剛直，不似諂媚無骨之夫；名為國戚，與紂王有隙；一向要歸周，時常有書至末將處。此人若來，必定歸周，再無疑惑。」子牙聞言大悅。且說蘇侯三日未來請戰。黃飛虎上殿見子牙，曰：「蘇侯按兵不動，待末將探他一陣，便知端的。」子牙許之。飛虎領令，上了五色神牛，出得城來，一聲砲響，立於轅門，大呼曰：「請蘇侯答話！」探馬報入中軍。蘇侯令先行官見陣。趙丙領令，上馬提方天戟，逕出轅門；認得是武成王黃飛虎。趙丙曰：「黃飛虎，你身為國戚，不思報本，無故造反，致起禍端，使生民塗炭，屢年征討不息。今奉旨特來擒你；尚不下馬受縛，猶自支吾！」搖戟刺來。黃飛虎將鎗架住，對趙丙曰：「你好好回去，請你主將出來答話，吾自有道理。你何必自逞其強也！」趙丙大怒：「既奉命來擒你報功，豈得猶以語言支吾！」又一戟刺將來。黃飛虎大怒：「好大膽匹夫！焉敢連刺吾兩戟！」催開神牛，手中鎗赴面交還。牛馬相交，鎗戟并舉。怎見得：

二將陣前勢無比，撥開牛馬定生死。這一箇鋼鎗搖動鬼神愁；那一箇畫戟展開分彼此。一來一往勢無休，你生我死誰能已。從來惡戰不尋常，攪海翻江無底止。

話說黃飛虎大戰趙丙，二口回合，被飛虎生擒活捉，拿解相府，來見子牙。報入府中。子牙令飛虎進見：「將軍出陣，勝負若何？」飛虎曰：「生擒趙丙，聽令定奪。」子牙命：「推來。」士卒將趙丙擁至殿前，趙丙立而不跪。子牙曰：「既已被擒，尚何得抗禮？」趙丙曰：「奉命征討，指望成功；不幸被擒，唯死而已，何必多言！」子牙傳令：「暫且囚於禁中。」

且說蘇侯聞報，趙丙被擒，低首不語。只見鄭倫在傍曰：「君侯在上：黃飛虎自恃強暴，待明日拿來，解往朝歌，免致生靈塗炭。」次日，鄭倫上了火眼金睛獸，提了降魔杵，往城下請戰。左右報入相府。子牙令：「黃將軍出陣走一遭。」飛虎領令出城，見一員戰將，面如紫囊，口分鼻惡；騎著火眼金睛獸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道術精奇別樣粧，降魔寶杵世無雙。忠肝義膽堪稱誦，無奈昏君酒色荒。

話說飛虎大呼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鄭倫曰：「吾乃蘇侯麾下鄭倫是也。黃飛虎，你這叛賊！為你屢年征伐，百姓遭殃。今天兵到日，尚不免戈伏誅，意欲何為？」飛虎曰：「鄭倫，你且回去；請你主將出來，吾自有說話。你若是不知機變，如趙丙自投陷身之禍！」鄭倫大怒，掄杵就打。黃飛虎手中鎗急架相還。二獸相交，鎗杵併舉，兩家大戰三口回合，鄭倫把杵一擺，他有三千烏鴉兵走動，行如長蛇之勢。鄭倫竅中兩道白光往鼻子裏出來。「咣」的一聲響，黃將軍正是：

見白光三魂即散，聽聲響撞下鞍轡。

烏鴉兵用撓鉤搭住，一蹶上前，拿翻，剝了衣甲，繩纏索綁。飛虎上了繩子，二目方睜。飛虎點首曰：「今日之擒，如同做夢一般，真是心中不服！」鄭倫掌得勝鼓回營，來見蘇侯，入帳報功：「今日生擒反叛黃飛虎至轅門，請令發落。」蘇侯令：「推來。」小校將飛虎推至帳前。飛虎曰：「今被邪術受擒，願請一死，以報國恩。」蘇侯曰：「本當斬首，且監候，留解朝歌，請天子定罪。」左右將黃飛虎送下後營。

且說報馬報入相府，言黃飛虎被擒。子牙大驚曰：「如何擒去？」掠陣官啟曰：「蘇侯麾下有一鄭倫，與武成王正戰之間，只見他鼻子裏放出一道白光，黃將軍便墜騎被他拿去。」子牙心下口分不樂：「又是左道之術！」只見黃天化在傍，聽見父親被擒，恨不得平吞了鄭倫。當日晚間不題。次日，天化上帳，請令出陣，以探父親消息。子牙許之。天化領令，上了玉麒麟，出城請戰。探馬報入營中：「有將請戰。」蘇護曰：「誰去見陣走一遭？」鄭倫答曰：「願往。」上了金睛獸，砲聲響處，來至陣前。黃天化曰：「爾乃是鄭倫？擒武成王者是你？不要走，吃吾一鎚！」一似流星閃閃光輝，呼呼風響。鄭倫忙將杵劈面相還。二將交兵，未及口合。鄭倫見天化腰束著絲條，是個道家之士，——「若不先下手，恐反遭其害。」把杵望空中一擺，烏鴉兵齊至，如長蛇一般。鄭倫鼻竅中一道白光吐出，如鐘鳴一樣。天化看見白光出竅，耳聽其聲，坐不住玉麒麟，翻身落騎。烏鴉兵依舊把天化綁縛起來。急自睜開眼，不知其身已受綁縛。鄭倫又擒黃天化進營來見。鄭倫曰：「末將擒黃天化已至轅門等令。」蘇侯令：「推至中軍。」見天化眼光暴露，威風凜凜，一表不俗，立而不跪。蘇侯也命監在後營。黃天化入後營，看見父親監禁在此，大呼曰：「爹爹！我父子遭妖術成擒，心中甚是不服！」飛虎曰：「雖是如此，當思報國。」按下黃家父子，且說探馬報入相府：「黃天化又被擒去。」子牙大驚：「黃將軍說蘇侯有意歸周，不料擒他父子！」子牙心中納悶。且說鄭倫捉了二將，軍威甚盛。次日又來請戰。探馬報入相府。子牙急令：「何人走遭？」言未畢，擒他父子曰：「弟子歸周，寸功未立，願去走一遭，探其虛實，何如？」子牙許之。土行孫方領令出府；傍有鄧蟬玉上前告曰：「末將父子蒙恩，當得掠陣。」子牙併許之。鄭倫聽得城內砲響，見兩扇門開，旗旛磨動，見一女將飛來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此女生來錦織成，腰肢一搦體輕盈。西岐山下歸明主，留得芳名照汗青。

話說鄭倫見城內女將飛馬而來，不曾看見土行孫出來。——土行孫生得矮小，鄭倫只看了前面，未曾照看前面。——土行孫大呼曰：「那匹夫！你看那裏？」鄭倫往下一看，見是箇矮子，鄭倫笑曰：「你那矮子，來此做甚麼？」土行孫曰：「吾奉姜丞相將令，特來擒爾！」鄭倫復大笑曰：「看你這廝，形似嬰孩，乳毛未退；敢出大言，自來送死！」土行孫聽見罵他甚是卑微，大叫：「好匹夫！焉敢辱我！」使開鐵棍，一滾而來，就打金睛獸的蹄子。鄭倫急用杵來迎架，只是撈不著。——大抵鄭倫坐的高，土行孫身子矮小，故此往下打費力。——幾個回合，把鄭倫掙了一身汗，反不好用力，心裏焦躁起來，把杵一擺，那烏鴉兵飛走而來。

土行孫不知那裏帳，鄭倫把鼻子裏白光噴出：「咍」然有聲。土行孫眼看耳聽，魂魄盡散，一交跌在地下。烏鴉兵把土行孫拿了，綁將起來。土行孫睜開眼，見渾身上上了繩子，道聲：「噫！到有趣！」土行孫綁著，看著鄧蟬玉走馬大呼曰：「匹夫不必逞兇擒將！」把刀飛來直取。鄭倫手中杵劈面打來。蟬玉未及數合，撥馬就走。鄭倫不趕。佳人掛下刀，取五光石，側坐鞍轡，回手一石，正是：

從來暗器最傷人，自古婦人為更毒。

鄭倫「哎呀！」的一聲，面上著傷，敗回營中來見蘇侯。蘇侯曰：「鄭倫，你失機了？」鄭倫答曰：「拿了一個矮子，纔待回營；不意有一員女將來戰，夫及數合，回馬就走，末將不曾趕他，他便回手一石，急自躲時，面上已著了傷。如今那箇矮子拿在轅門聽令。」蘇侯傳令：「推將進來。」眾將卒將土行孫簇擁推至帳下。蘇侯曰：「這樣將官，拿他何用！推出去斬了！」土行孫曰：「且不要斬，我回去說個信來。」蘇侯笑曰：「這是個馱子！推出斬了！」土行孫曰：「你不肯，我就跑了。」眾人大笑。正是：仙家秘授真奇妙，迎風一搵影無蹤。

眾人一見大驚，忙至帳前來，稟啟元帥：「方纔將矮子推出轅門，他把身子一扭就不見了。」蘇侯嘆曰：「西岐異人甚多，無怪屢次征伐，俱是片甲不回，無能取勝。」嗟歎不已。鄭倫在傍只是切齒；自己用丹藥敷貼，欲報一石之恨。次日，鄭倫又來請戰，坐名要女將。鄧蟬玉就要出馬。子牙曰：「不可。他此來必有深意。」哪吒應曰：「弟子願往。」子牙許之。哪吒上了風火輪，出城大呼曰：「來者可是鄭倫？」鄭倫答曰：「然也。」哪吒不答話，登輪就殺。鄭倫急用杵相還。輪獸交兵。怎見得，有讚為證，讚曰：

哪吒怒發氣吞牛；鄭倫惡性展雙眸。火尖鎗擺噴雲霧；寶杵施開轉捷稠。這一個傾心輔佐周王駕；那一個有意分紂王憂。二將大戰西岐地，海沸江翻神鬼愁。

話說鄭倫大戰哪吒，恐哪吒先下手，把杵一擺，烏鴉兵如長蛇陣一般，都拿著撓鉤套索前來等著。哪吒看見，心下著忙。只見鄭倫對著哪吒一聲「哼！」哪吒無魂魄，怎能跌得下輪來。鄭倫見用此術不能響應，大驚曰：「吾師秘授，隨時響應，今日如何不驗？」又將白光吐出鼻子竅中。哪吒見頭一次不驗，第二次就不理他。鄭倫著忙，連哼第三次。哪吒笑曰：「你這匹夫害的是甚麼病？只管哼！」鄭倫大怒，把杵劈頭亂打。又戰三回，哪吒把乾坤圈祭在空中，一圈打將下來。鄭倫難逃此厄，正中其背；只打得筋斷骨折，幾乎墜騎，敗回行營。哪吒得勝，回來見子牙，將「鄭倫……如此如彼被乾坤圈打傷，敗回去……」說了一遍。子牙大喜，上了哪吒功。不表。

且說蘇侯在中軍，聞鄭倫失機來見；蘇侯見鄭倫著傷，站立不住，其實難當。蘇侯借此要說鄭倫，乃慰之曰：「鄭倫，觀此天命有在，何必強為！前聞天下諸侯歸周，俱欲共伐無道，只聞太師屢欲扭轉天心，故此俱遭屠戮，實生民之難。我今奉敕征討，你得功莫非暫時僥倖耳。吾見你著此重傷，心下甚是不忍。我與你名為主副之將，實有手足之情。今見天下紛紛，刀兵未息，此乃國家不祥，人心、天命可知。昔堯帝之子丹朱不肖，堯崩，天下不歸朱而歸於舜。舜之子商均亦不肖，舜崩，天下不歸商均而歸於禹。方今世亂如麻，真假可見，從來天運循環，無往不復。今主上失德，暴虐亂常，天下分崩，黯黯氣象，莫非天意也。我觀你遭此重傷，是上天警醒你我耳。我思：『順天者昌，逆天者亡。』不若歸周，共享安康，以伐無道。此正天心人意，不卜可知。你意下如何？」鄭倫聞言，正色大呼曰：「君侯此言差矣！天下諸侯歸周，君侯不比諸侯，乃是國戚；國亡與亡，國存與存。今君侯受紂王莫大之恩，娘娘享宮闈之寵，今一旦負國，為之不義。今國事艱難，不思報效，而欲歸反叛，為之不仁。鄭倫切為君侯不取也！若為國捐生，捨身報主，不惜血肉之軀以死自誓，乃鄭倫忠君之願，其他非知也。」蘇護曰：「將軍之言雖是，古云：『良禽擇木而棲，賢臣擇主而事。』古人有行之不損令名者，伊尹是也。黃飛虎官居王位，今主上失德，有乖天意，人心思亂，故捨紂而歸周。鄧九公見武王、子牙以德行仁，知其必昌，紂王無道，知其必亡，亦捨紂而從周。所以人要見機，順時行事，不失為智。你不可執迷，恐後悔無及。」鄭倫曰：「君侯既有歸周之心，我決然不順從於反賊。待我早間死後，君侯早上歸周；我午後死，君侯午後歸周。我忠心不改，此頸可斷，心不可汗！」轉身回帳，調養傷痕。不題。

且說蘇侯退帳，沉思良久，命蘇全忠後帳治酒。一鼓時分，命全忠往後營，把黃飛虎父子放了，請到帳前。蘇護下拜請罪，言曰：「末將有意歸周久矣。」黃飛虎忙答拜曰：「今蒙盛德，感賜再生。前聞君侯意欲歸周，使我心懷渴想，喜如雀躍，故末將纔至營前，欲會君侯，問其虛實耳。不期被鄭倫所擒，有辱君命。今蒙開其生路，有何吩咐，愚父子惟命是從。」蘇護曰：「不才久欲歸周，不能得便。今奉敕西征，實欲乘機歸順。怎奈偏將鄭倫堅執不允。我將言語開說上古順逆有歸之語，他只是不從。今特設此酒，請大王、公子少敘心曲，以贖不才冒瀆之罪。」飛虎曰：「君侯既肯歸順，宜當速行。雖然鄭倫執拗，只可用計除之。大丈夫先立功業，共扶明主，垂名竹帛，豈得區區效匹夫匹婦之小忠小諒哉！」酒至三更，蘇護起身言曰：「大王、賢公子，出後糧門，回見姜丞相，把不才心事呈與丞相，以知吾之心腹也。」遂送黃飛虎父子回城。飛虎至城下叫門，城上聽得是武成王，不敢貪夜開門，來報子牙。子牙聽得是三更天氣，報：「黃飛虎回來。」忙傳令：「開城門。」少時，飛虎至相府，來見子牙。子牙曰：「黃將軍被奸惡所獲，為何貪夜而歸？」黃飛虎把蘇護心欲歸周所以，一一說了一遍：「……只是鄭倫把持，不得遂其初心。再等一兩日，他自有處治。」不表飛虎回城，且說蘇侯父子不得歸周，作何商議。蘇全忠曰：「不若乘鄭倫身著重傷，修書一封，打入城中，知會子牙前來劫營，將鄭倫生擒進城，看他歸順不歸順，任姜丞相處治。孩兒與爹爹早得歸周，恐後致生疑惑。」蘇護曰：「此計雖好，只是鄭倫也是箇好人，必須周全得他方好。」全忠曰：「只是不好傷他性命便了。」蘇護大喜：「明日准行。」父子計較停當，來日行事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蘇護有意欲歸周，怎奈門官不肯投。只是子牙該有厄，西岐傳染病無休。

話說鄭倫被哪吒打傷肩背，雖有丹藥，只是不好；一夜聲喚，睡臥不寧，又思：「主將心意歸周，恨不能即報國恩，以遂其忠悃。其如凡事不能就緒，如之奈何！」且說蘇護次日陞帳，打點行計，忽聽得把轅門官旗報入中軍：「有一道人，三隻眼，穿大紅袍，要見老爺。」蘇護不是道家出身，不知道門尊大，便叫：「令來。」左右出轅門，執與道人。道人聽得叫「令來」，不曾說箇「請」字，心下鬱鬱不樂；欲待不進營去，恐辜負了申公豹之命。道人自思：「且進營去，看他如何。」只得忍氣吞聲進營，來至中軍。蘇侯見道人來，不知何事。道人見蘇侯曰：「貧道稽首了！」蘇侯亦還禮畢，問曰：「道者今到此間，有何見諭？」道者曰：「貧道特來相助老將軍，共破西岐，擒反賊，以解天子。」蘇侯曰：「道者住居那裏？從何處而來？」道人答曰：「吾從海島而來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弱水行來不用船，週游天下妙無端。陽神出竅人難見，水虎牽來事更玄。九龍島內經修煉，截教門中我最先。若問衲子名何姓？呂岳聲名四海傳。」

話說道人作罷詩，對蘇護曰：「衲子乃九龍島聲名山煉氣士是也，姓呂，名岳；乃申公豹請我來助老將軍。將軍何必見疑乎？」蘇侯欠身請坐。呂道人也不謙讓，就上坐了。只聽得鄭倫聲喚曰：「痛殺吾也！」呂道人問：「是何人叫苦？」蘇侯暗想：「把鄭倫扶出來，誑他一誑。」蘇侯答曰：「是五軍大將鄭倫，被西岐將官打傷了，故此叫苦。」呂道人曰：「且扶他出來，待吾看看何如？」左右把鄭倫扶將出來。呂道人一看，笑曰：「此是乾坤圈打的，不妨，待吾救你。」豹皮囊中取出一箇葫蘆，倒出一粒丹藥，用水研開，敷於上面，如甘露沁心一般，即時痊癒。鄭倫今得重傷痊癒，正是：

猛虎又生雙鬚翅，蛟龍依舊海中來。

鄭倫傷痕痊癒，遂拜呂岳為師。呂道人曰：「你既拜吾為師，助你成功便了。」帳中靜坐，不語三日。蘇侯歎曰：「正要行計，又被道人所阻，深為可恨！」且說鄭倫見呂岳不出去見陣，上帳啟曰：「老師既為成湯，弟子聽候老師法旨，可見陣會姜子

牙。」呂岳曰：「吾有四位門人未曾來至，但他們一來，管取你克了西岐，助你成功。」又過數日，來了四位道人，至轅門，問左右曰：「裏邊可有一呂道長麼？煩為通報：有四門人來見。」軍政官報入中軍：「啟老爺：有四位道人要見老爺。」呂岳曰：「是吾門人來也。」著鄭倫出轅門來請。鄭倫至轅門，見四道者臉分青、黃、赤、黑，或挽抓髻，或戴道巾，或似陀頭，穿青、紅、黃、皂，身俱長一丈六七尺，行如虎狼，眼露睛光，甚是凶惡。鄭倫欠背躬身曰：「老師有請。」四位道人也不謙讓，逕至帳前，見呂道人行禮畢，口稱：「老師。」兩邊站立。呂岳問曰：「為何來遲？」內有一穿青者答曰：「因攻伐之物未曾製完，故此來遲。」呂岳謂四門人曰：「這鄭倫乃新拜吾為師的，亦是你等兄弟。」鄭倫從新又與四人見禮畢。鄭倫欠身請問曰：「四位師兄高姓大名？」呂岳用手指著一位曰：「此位姓周，名信；此位姓李，名奇；此位姓朱，名天麟；此位姓楊，名文輝。」鄭倫也通了名姓，遂治酒管待，飲至二鼓方散。次日，蘇侯昇帳，又見來了四位道者，心下□分不悅，懊惱在心。呂岳曰：「今日你四人誰往西岐走一遭？」內有一道者曰：「弟子願往。」呂岳許之。那道人抖擻精神，自恃胸中道術，出營步行，來會西岐。不知凶吉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